

期盼文物图库可以更多开放

◆张明华

不同艺见

文物图库，泛指文博单位藏品的图版，开放它们，可让公众得以免权（版权）、免费使用。此等美事在海外早已蔚然成风，在我们这里依然壁垒森严，未有实质性突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年就将其收藏的 37.5 万件藏品的高清图像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更早之前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其网站称开放 45000 件藏品图片提供下载，且数量不断增加）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均已开放了馆藏资源的高清图片下载，其规模和广度令公众大开眼界。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也从去年开始在线提供了展览相关图片资源的下载。刚刚过去的 7 月 12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宣布正式免费开放中、低阶段馆藏文物图像约七万多张供公众使用。只要登录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无需申请，不限用途，不需付费，公众可直接下载，可以用作文创设计使用。而且表示，今后每季还将继续增加 500 张中大小达 20MB 的中阶段数码图片。若需使用更清晰度的图档，可书面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提出申请授权取得。

其实，这种开放我早有体会。记得之前赴美考察，佛利尔美术馆馆长罗谭先生让我一个人在库房里测量线给我感兴趣的玉器，他还讲一些从没对外发表过的良渚文化最著名的小鸟纹细刻玉璧（当时存世三四件都在他们那里）的原版彩照正

片赠送给我。当我写成我国第一部良渚玉器研究专著《良渚古玉》去信征询能否使用时，他答应了！而且在收到拙著后立即回信，除了对内容表示欣赏推崇之外，还表示“很高兴在你的书里用了一些佛利尔收藏玉器（照片）。”反观有些文物图库大门紧闭，于公众的使用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已经发表的资料，囿于出版物后面赫然在目“版权所有，严禁翻拍，违者必究”的严厉警告。

2000 年开始，我写《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 100 年》一书，涉及不少无法回避的典型玉器，写信向拥有相关收藏公家文物机构求助，基本遭到婉拒或搪塞。有一位平时学术交流尚有来往的省考古队领导，爽快地答应了，也很快寄来了碟片，可是打开一看，居然是出版物上的翻拍片！其质量甚至比我已有的还要低劣。无奈，只得向一家大出版社求助（他们出过一部比较齐全的彩版图集），但要价一次性使用每幅 120 元，非但不给原片，而且只允许你翻拍他们出版物上的图片，最后讨价还价到了没有退路的 60 元。书已写好，一两万元的版权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让我在几家出版社面前怯于开口。后来上海书店慧眼识珠，承担了大头，才得以顺利出版，尽管文字内容反响不错，但不少的翻拍照片还是成了读者的诟病。

类似的窘况还有很多，如有人考古发现了罕见文物或奇异的纹饰，在他（们）没有研究到位之前绝对不予发表，藏着掖着，束之高阁十来年。说实在的，研究文物，要是没



■ 局部放大图中，隐藏在右上角的：“范宽”二字可以辨析

有精彩清晰的图片，往往事半功半，为此我有不少好的议题被迫放弃，有些只能用线图示意，效果差之千里。学术界的许多重要的论文，看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原因在此。鉴于当前的趋势，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正确认识，迅速应对。

其实，文物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财富，它显然不同于个人或单位的专利创作或财富，尤其是鉴赏、研究、开发它们的精髓，应该是每个公民共同享有的权利。除了那些尚可理解的传统习俗上的优先权，排除那些纯赢利性质的没有研究的单纯性图录类编排的商业行为，使用已经面世的有关文物图版，那般繁琐的手续和高价的版权费已经完全不合潮流。我们的管理

机构应该迅速拿出明确可行的方案，因势利导加以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对文物实物的研究，也不应该完全将公众拒之门外。民间藏龙卧虎是个不争的事实，跨行、跨科的交叉研究尤为提倡，只要你提出合情合理的有创见的研究课题，并得到相关学术委员会的认可，出奇制胜的成果不是没有可能。这对理顺、开拓、加深公众和文博单位的关系，对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都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文物图库的壁垒，不仅设在我们文物机构与外界之间，即使在文



■ 台北故宫博物院免费下载的《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博单位内，研究部门之间的壁垒沟壑也还是存在的。

时代不同了，有些观念可以改进改进。

踏花余香

吉美的吴哥残佛

◆白明



■ 吴哥石雕佛像残件

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我来过多次，但每次都有如新般感受。2010 年，我曾被那里一件柬埔寨 11 世纪吴哥石雕佛身残件深深打动，这形象常常在我脑海里出现并常常与宋代梅瓶的形象重叠，这是我作品“文君瓶”的源头。

今天再来，重逢旧友般亲切。不再为看全作品而急于追赶“新鲜”和数量，挑些自己喜欢的作品慢慢对视，多给些时间，从容享受岁月与文明的光影流转。博物馆里奢侈的藏品多到密集性陈列，但灯光的讲究和空间的精心分割依然



■ 汉陶马

体现了对展品的尊重与敬畏。伫立环视，专注于一物一器的个体，忽略别的作品“打扰”，“听”出些不同的声音。

一层大厅主要是吴哥雕刻艺术，件件精彩，真正让我感动的却是几件残品，尤其是前面我提到的那件佛身。这件近似中国北魏时期的雕刻，我每次来都会珍惜与它的重逢，远看近观细察，总想寻些与上次不同感悟。那刀刻的线条穿越千年仍是清晰自信，如理性光耀闪烁的诗句般排列。那么规律又简单的线条，怎就在这样一件不大的雕刻里，似概括了造型真理般让我觉出无限的美？那简而又简的外形也是如此得妙到极处，那不易察觉的一点外形飘动一定是在了人与神的边界。饱满却毫无脂肪，健康得脱俗的腹部似乎在呼吸着。残断处所带来的美也是惊天作。往上的圆弧留下自然的凹凸痕迹，与雕刻的线条呼应得如此之好。虽是残品，却让我无法想象她的过去

是怎样的一件完整品？又是怎样的另一段可以配得上如此的身形？

总是有冲动要告诉博物馆，应为这件作品单设空间，不应放在这拐角的台子上，让它成为其它艺术的陪伴。但又一想，并非有多少人会如此用心于一件残品，在这到处是“完整”的空间里。

二楼有太多的中国藏品，上楼梯处的外墙摆有两件汉代陶马，柔和的灯光从下面照着，一大一小，样子极其得意。我常常会因为被艺术感染而想象创作它们的人和时代并无限向往。马的头与身就是这样的一条线的起伏就将圆浑、健硕和在主人面前的顽皮与邀宠之态尽数勾勒，这是一个真正的浪漫时代里才有的气息。这样的艺术不太可能仅仅是通过学习临摹就会得到，就像无论你们怎样去学达芬奇也无法让作品显出“文艺复兴”的生气。

这里收藏的敦煌壁画也是极值得细细浏览的。

吉美博物馆又叫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主要是以亚洲宗教文化为收藏、研究、展览的机构。Musée Guimet 是由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 (Emile Guimet) 于 1889 建立。其中中国艺术品收藏就逾万件。

现在信息无碍，暂时不能来吉美的也可在网上查看大量精彩的收藏，这使我感慨，我们可以幸福地看到。

2017.730

林距离

前些天，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两位教授到上海，演示用古乐器原汁原味地再现巴洛克音乐。有人竟把连五线谱都不识的我拉去与他们对话交流……好在巴洛克艺术不仅仅局限在音乐，还和建筑、绘画有关。

中国人对巴洛克艺术风格并不陌生，这么多年来，但凡去过土豪别墅的，看到有雕花吊顶，有罗马柱，有贴金装饰，再加上有“达芬奇”家具，你就大胆地赞美“啊，巴洛克风格”，八九不离十。

据说，巴洛克建筑装饰风格是天主教廷为了对付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宗教改革新势力而采取的措施，它努力把教堂建造装饰得绚丽辉煌，以吸引信众。你说这多有意思，文艺复兴艺术是撬开中世纪禁欲主义的铁幕，释放人性的艺术运动，而保守的教廷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竟也不得不采用了符合世俗审美的手段，反而诞生出一种更华丽、更世俗的艺术风格。

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像在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权力。宗教之于中国古人，更多是一种个人修养和自由选择。所以，宗教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欧洲。从中国绘画艺术来看，文人精神、世俗审美以及作为个人修养的宗教意蕴等多元地起着作用。

如果仅从形似来看，唐朝的艺术较为类似于巴洛克风格。金碧辉煌的山水画、雍容华贵的人物画、精雕细琢的金银玉器、缤纷绚烂的三彩陶器等。在中国的艺术史上来看，压抑人性较多的还是战乱、礼教等因素。唐朝之前，中国经历了相当时期的战乱，进入唐朝以后，相对稳定、宽松、繁荣，于是人性的需求推动着艺术的走向，走的

从巴洛克到八大山人

也是“华丽风”。而到了宋代，华丽够了，于是绚烂归平淡。这好像成了一种艺术风格演变的规律。西方也是如此，自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风格、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越来越“华丽”，进入了现代，则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简约，甚至有种风格叫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社会环境使然，是人性需求和演变使然。说通俗点，缺啥补啥。

巴洛克音乐的节拍与人的正常心跳是最吻合的。这点与中国古代绘画的所营造的氛围是比较接近的。中国古画总是试图引领观者进入一种宁静、空灵、旷达的意境，更玄一点说，叫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的古琴曲也大多如此。很少有让你看了心跳加速，夜不能寐的，古人大概觉得这样不厚道。

习惯于闲静的审美心理的国人，大多很难理解和接受西方现代那些癫狂的艺术作品，如蒙克表现的恐惧压抑、毕加索的狂野放肆。不过，中国的画家也不都是一概像老僧人定似的。反而，历史上最能发狂的倒是几个僧人书画家。譬如八大山人，发起“病”来，一会儿哭，一会儿嚎，一会儿跑，一会儿又闭门不出，有点行为艺术范儿。他的一句题画诗真实道出了心声——“墨点无多泪点多”！

艺术是枚能真实反映人性的镜子，它能照到你心灵的最深处，有时候你自己都可能不知道，不承认。只有直面人性的一切，我们才更懂得关怀。艺术就是一种关怀。

从巴洛克到八大山人

◆林明杰